



ET NUNC MANET IN TE

ANDRE GIDE

遣悲怀

安德烈·纪德 著

吕华光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遣悲怀

[法] 纪德·著

聂华苓·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遣悲怀 / (法) 纪德著; 聂华苓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3. 9
ISBN 978-7-80769-053-5

I. ①遣… II. ①纪… ②聂…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176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6135



作 者 [法] 纪德 译 者 聂华苓

出 版 人 田海明 周殿富

选题策划 武学 张晓辉 责任编辑 宋春 郭伟娜

责任校对 张原 孟思乔 责任印制 刘银 装帧设计 未氓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 89591957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053-5

定 价 32.80元

前 言

聂华苓

《遣悲怀》一九七〇年在台湾晨钟社出版。现在，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将再出版。这薄薄一本书，却引起绵绵的回忆。

我在一九六四年秋从台湾来爱荷华，参加安格尔（Paul Engle）主持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白先勇正在作家工作坊。他常到我住处聊天。他比我年轻十几岁，但我们有许多共同记忆：台湾，大陆，美国。而且我父亲属于桂系，在蒋介石政权下“失业”七年。

先勇一九六五年从爱荷华回台湾，几年后和几位年轻朋友创办“晨钟出版社”。

安格尔（Paul Engle）主持“作家工作坊”廿二年之后，我建议创立“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每年邀请世界各地作家来这儿几个月：写作，讨论，游历美国。从一九六七年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位作家从世界各地来过IWP，其中有海峡两岸和香港的一百五十多位作家。

回想当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四）在台湾，我和一小伙作家每月聚会一次：孟瑶，潘琦君，林海音，柏杨，周弃子，还有几位作家。诗人周弃子命名“春台小集”。小集不为写作，不为政治，只是在轻松一下子。在当年台湾高压的政治气氛中，“春

台小集”是严寒的一抹阳光。

那时我正看纪德的英文文章，非常喜欢，读到他悼念亡妻的文章，便翻译成中文，但考虑文章的题目，周弃子先生建议“遣悲怀”。他已作古，《遣悲怀》却再生了。留此书名作为纪念。

一九七〇年，“晨钟”向我要稿出版。但我当时没有足够的稿子出书。已出版的十几本书，都有版权限制。“晨钟”发现我从英文翻译的纪德文章《遣悲怀》，加上其他作者的短评，就那样子在一九七〇年出版了。我很感激，但也觉得内容不够充实。

台湾似乎遥远了。但是，那儿十五年的生活，起伏波折，对我的写作和生活，影响很大。我曾说过：“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我在台湾自我禁闭的生活中，翻译《遣悲怀》，也有其不可少的意义。

爱荷华，二〇一三年，六月

目 录

论纪德 1	伊妮德·斯塔基 摩 门 译
纪德与《遣悲怀》 9	聂华苓
遣悲怀 19	安德列·纪德 聂华苓 译
日尼薇 65	安德列·纪德 聂华苓 译
纪德日记选之一 133	安德列·纪德 蔡进松 译
纪德日记选之二 163	安德列·纪德 郑培凯 译
附 录	
浪子 175	马丁·特尼尔 王润华 译
纪德之死 205	罗杰·马丁·杜·加尔得 朱百成 译
纪德年谱 209	伊妮德·斯塔基 王秋桂 译

论纪德

伊妮德·斯塔基

摩 门 译

纪德在二元的归极作用里，寻找到他自己的和谐与运动。正如某些作家需要借犯罪以求得动态的悔恨力量，他需要借这种永恒的运动而获得创作的力量。他怀有归趋于灵性、禁欲及严谨的渴望；但同时也具有就渐于情欲、放恣和罪恶的倾向。这并非波特莱尔（Baudelaire）诗中的“抑郁”与“理想”的对立与斗争^①，人类对纯洁和美的渴望与他对罪恶的必然倾向之间的冲突。纪德的问题不在此；他面临的是一个平衡与均势的问题。他必须找到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一点，和一个跷跷板一样，在这点上他能前后相互平衡使两端的引力相当，当他堕向所谓的恶时，又能够拒斥必然的责难与悔恨。然而，在同时，他绝望地需要认可与赞同，他需要永远感觉自己是对的。当他创作《哥丽童（Corydon）》时，对于仅为自我的本能所得到的自由与豁免，他并不满足，他同时也需要科学和历史的认可与支持。同样地，在他终于接受了无神论之后，他宣告了他对圣经本身缺乏信仰。这种天性中的离奇转变，使得人们经常不公平地控诉他在知识上不忠实。但实际

① 译注：Spleen et Idéal 为《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的第一段。

上，这种态度产生于他那深邃的不确然性，这是任何的成就与经验都无法治愈的。他需要知识上的认可，以证明自己行道正确。而“行道正确”正是他最需要的。但是他不愿妥协以获得它，这点导使他进入追求殉道精神的相对之情欲状态，而实际上，这和正道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由于不能毫无信心地信仰自己，他便被迫走向那种游逸与扭转，这是纪德式人格最具特征的一面。同样地，他渴望被爱，但没有爱能够满足他。他年轻时写道：“我那持久不变的问题——它竟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固定观念——有谁能爱我吗？”他临终时写道：“一种非凡的，无法满足的被爱欲；我相信这就是主宰着我毕生，并驱策我写作的东西。”

然而他未能获得使爱情绽开的完美关系，这种失败他自己也难辞其咎。他始终极度地恐惧自己会像少年时代被母亲征服那样，可能会被女人——被他的妻子——所征服，因此他摧毁了缠绕他的那些娇柔的藤蔓，在它们可能牵绊住自己之前，决然摒弃。他对待妻子的行为经常不为人了解，但这却是一个企图保持自身完整而作的逃避。

他个人的爱心与同情，倾注到卑微、可怜不安以及得不到生命恩宠的人身上。他常坐在诺曼第的乞丐孩子当中，对他们朗诵拉·封登（La Fontaine）的《寓言（*Fables*）》。他们视他为朋友，每当看到他老远地迈步前来，宽大的朝圣者斗篷在风中鼓荡，这时，他们便跑步迎上去。他从来不觉恶心，虽然回家之后，经常要清除衣服上的虱子。

同样的恻隐之心，他也会表现不幸的动物身上。他经常在林中拾起受伤和生病的小鸟，带回卧房中治疗，一直到它们康复，像奶幼儿似的喂它们牛乳，在情况危急的漫漫长夜里，守着它们。有一只鸟死了，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今早死去，昨夜太冷，

这小小的悲哀使我非常抑郁。”

虽然纪德对其个人本身的问题特别关切，但他对今天世界上较大的个人主义问题也非常关怀。这使得他的读者遍及世界各地，那些对吾人现状之不满寻求补偿的人都归向他。纪德认为我们今天的问题——这时代真正的危机——是如何使个人不能让渡的权利与自我塑造调和，如何使这种权利和大众苦难减少的迫切需要妥协。在群性和大众思想笼罩着的今天，人们毕生追寻的目标是安全，个人很可能被官僚政治不断增长的扰攘所扼杀。对纪德而言，个人信仰与团体信仰并不抵触——他曾希望在共产主义中找到这种妥协——但他不愿牺牲每一个人灵魂的圣洁，因为他相信，只有对自己忠实，人才能对他人有所贡献与价值。他对羊群的慢慢反刍怀有恐惧，纯种的或非纯种的，反复地咀嚼着同样的观念。他宁愿徘徊迷失，也不顾遵循既成之路。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样，他深感自豪，他知道自己安全的，因为“永恒的牧者”会跋涉在山腹间寻找他，因为他的安然归来带给天国的喜悦，将远胜过那些从未离群的九十九只羊^①。

在纪德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的风格不断演变，其秩序一如其思想中所发生的变化。起初，他是一位诗人，以自我为主，运用语言来发抒个人的感情——有些人对于个人艺术家的消逝深表惋惜——最后，他变成了一位道德学者，带着纯粹谨严的古典主义风格，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采用了象征主义的音乐形式，颇喜爱“灰色歌曲”（*La chanson grise*），这赐给他的想象力充分的自由。然而，到了第一次大战结束时，他已经摒除了自己风格中一切外来的文饰。我们只要把《田园交响乐》和早期的作品拿

① 译注：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来比较，便可明白其分别所在。语言极度的简洁，现在足以和耀目的皑皑白雪相比。后来，他精通了拉辛（Racine）的技艺——用最少的言辞表达最多的意义，以一种严格的形式包容并节制深厚的情感——这时，他的文字语言变得益发纯粹与洗练了。

虽然纪德毕生对未来都怀着热切的期望，然而，在他成熟之后，他仍然是最古典、最普遍的。同时，他成为了一个贮藏过去的宝库，使它不被破坏。对他说来，欧洲文化——撇开基督教不谈——以希腊罗马为根而滋生长；虽然他对外国文学颇饶兴趣，读过（也接受了）不少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莎士比亚、布莱克和尼采，然而，他仍然深信，欧洲文化在法国古典文明中到达了最完美的境界。

在回顾过纪德的六十年写作生涯，展读过他的八十余卷的著作之后，我们仍然认为他是一位道德学者、心理学家与文体家，而不仅是一位纯粹的小说家或剧作家。他的每一本小说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推理和思辨的态度，这点使他更像一位道德学者或探究者而不像一位小说家。他无意创造复杂的人物以表现生命的错觉；就古典的意义来说，他对“人群”（men）的关怀远不及对“人”（man）的关怀。“人比人群更为有趣，”他说，“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更渴望于隔离某种特殊的性格，而比较不急于一种矛盾混合物的制造。他是一位为了求得某些元素的最纯粹本质，而隔离了它们的化学家。他的每件作品都是一种为净化某一特质或恶毒而作的化学试验，而他一直要继续这试验至其逻辑结论为止。

《窄门（*La Porte étroite*）》可能是纪德最完美动人的一本书，但他的《日记（*Journal*）》也许是其最能表现特性、最独创的作品了。它是法国文学中——事实上是一切文学中——一件独特的

作品；它是一所宝库，讨论六十多年来各种艺术和知识运动，以及每一个道德问题。就整体而论，它可能缺乏形式和统一——诚然不错，一部长达数百万言，讨论无数问题和人生现象的巨著无法避免这点；但是有许多个别的段落却是他最完美的作品。在他所写的东西中，很少有比他描写作家查理·路易·菲立浦（Charles Louis Philippe）之死，以及他那些质朴的农村家人们为他举行的葬礼更为优美、更为简洁和锐利的了。

当我们读着《日记》时，一张作者的画像开始逐渐在我们脑海中成形；那并非一幅巨帙的心理学与批判式的画像（将来有一天，人们必定会作这尝试），而是我们从经常带着喜悦与共鸣所会见的人们那儿所得到的——一连串的印象。在这幅画像中的一个具有罕见的优雅、感性和洞察力的人，一个与纯朴自然的人们相处比与饱学世故的人们相处更自在的人，一个极度谦逊、毫无虚荣，一直到晚年时，仍然是羞涩不安，人们夸赞他时，会吃惊意外的人。在牛津大学为他举行的午宴桌上，当他致答辞时，他抹掉了眼中的泪水，说这是他此生所受到的第一个荣耀，“瞧，”他接着讲：“我只有扣孔还没有红。”所有和他密切交往的人，虽然免不了有许多偶尔会被他激怒，但是很少有不爱他的，因为他是一个极为可爱的人。只有那些不太认识他的人才不会不喜欢他。

纪德宣称到《伪币制造者》为止，他全部的作品都是对梅德琳的一个恳求，而《日记》则可能是为恳求后世的了解而写的，不是以一种冷酷隔离的方式，而系怀着同情，不带责难。这点说明了他为何不追寻波特莱尔式的痛苦的自我了解。导致《日记》中的一切隐瞒并非虚伪。事实上，他恐惧被人控诉为虚伪更甚于一切，这使他承认别人往往由于人性的尊严和礼节（不尽然是虚伪）而深藏在心底的事物。在纪德的坦白中没有谦卑，只有自豪，

因为他敢承认别人不曾透露的事物。那正是他特有的自豪。

尽管从纪德开始写作以来，一切的运动起伏不断，尽管世界上的动荡带来了巨变，他的影响却始终未尝停止散播。在《日记》的最后一卷中他记载着，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写信向他求助，说他曾抗拒纪德的影响达五年之久，试图照他在《地粮》中给读者的忠告去做，那就是把他的书抛开，把纪德摒弃在脑后；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我仍然和您所教导我的一切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感到饥渴。所有的青年都和我一样地饥渴，而您能帮助我们。从您身上发出的一闪微光都可能指点出该行的方向——如果确实有方向存在的话。”纪德答复他道，这世界能获救的，如果真能获救的话，拯救它的只有那些不屈服的人们。“假如没有他们，我们的文化，我们眷恋着的，并作为吾人在世上的生命之明证的文明，都会完全终止。不屈服者是世上的盐，他们要对上帝负责。”这就是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向那二十二岁的青年所写的话。

纪德的影响力甚至远播到东方，我们可以由长崎的一位原子弹的牺牲者的信中获得佐证。所有那些研读纪德的人都希望在失意时能从他那儿找到帮助。一群青年作家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甚至创办了一份新的评论，命名为《托辞（*Pretexte*）》^①在坟墓的彼端，如果让他选择自己的命运，能继续对今日的青年们讲话大概是他衷心所愿的罢。

关于纪德的纠结缠绕有一天必然会被解开。在每一个人身上——尽管其矛盾抵触无数——总有一条主线，它贯穿一切，勾勒出个人的塑型，使它清晰地呈现。在纪德身上我们将会发现一条精神的脉络。他的一生中，尽管有瑕疵——即使在这些瑕疵

① 译注：*Pretexte* 为纪德一九〇三年之作品。

中——他所追寻的始终是精神价值，虽然偶尔会脱离正道。普鲁斯特称他的作品，他穷毕生之力的巨著，为《追寻失去的光阴》；而纪德或许应称他的作品为“灵魂之探求”（*A la Recherche d'une Ame*）。“我们一切的思想如不以上帝为鹄的，”他说，“就该属于死亡的领域。”

纪德的最后命运将会被视为伟大的法国十七世纪传统中的一位道德学者——那是拉·罗希富果（*La Rochefoucauld*）^①与巴斯噶（*Pascal*）^②的传统。

① 罗希富果 *Duke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一六一三—一六八〇），他的浪荡生涯可读其《回忆录（*Memoires*）》（一六六二）；他的尖酸刻薄可读其《金言录（*Maximes*）》（一六六四）。

② *Blaise Pascal*（一六二三—一六六二），一个不大不小的数学家，一个宗教哲学家，根据其主要作品《沉思录（*Pensées*）》可以证明其为一反理性主义者，反怀疑论者，读者可将其 *Pensées* 与圣·奥古斯丁之《忏悔录》比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译者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他发现了“*esprit de géometrie*”与“*esprit de finesse*”——其思想的完整与崇高，其文体之纯净与和谐，使他在伟大的法国文学大师行列中，占了一席不朽的地位。

纪德与《遣悲怀》

聂华苓

纪德（一八六九——一九五一）是一九四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在他将近六十年的写作生活中，发表了五十余种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文艺理论、散文、自传及日记等，其中最著名的有《地粮》、《背德者》、《浪子回家》、《窄门》、《田园交响乐》、《伪币制造者》、《刚果纪行》、《日尼薇》等。在纪德的作品中，小说占主要地位，而他大部的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否定性、讽刺性，或批评性的作品”。他早年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以后崇尚古典主义。他在文体上竭力避免浪漫主义字面的华丽与夸张，他认为一个大艺术家应该尽力倾向平凡，平凡是更人性的。他以明净、谨严的文笔提出了人生诸问题，他的作品使人不安，使人思索，使人探究。“使你苦恼，正是我的本务。”他如此说过。他被批评家认为是廿世纪一位最具错综性独立性的作家。

沙祺（Maurice Sach）的《纪德评传》中有一段描写纪德的有趣的文字：

高身材，坍肩膀，骨质的身躯，其上是一个早已秃顶的头颅，有着乡下人似的焦枯头发。他像是从一棵粗糙的大树上所取来的坚洁的木材所雕成，他的眼睛，有时呈灰色，有

时呈青色，像青石片，也像晴天下白杨树的叶子，显示出一种明净、坦然、颖悟的目光。他的嘴唇，王尔德曾说正直得像一个从未说谎者的嘴唇，在面部清晰地描出一种与其是任情不如是缄默的线条。坚方的颧骨，显示出不为任何浓重的欲情所凝滞的一种意志。纪德的面目所予人的印象，是乡人学者雅士三者间完美的结合。

纪德是一位最不爱世俗虚荣的作家，他早年的书有印三五本的，十数本的，《背德者》初版印三百本，《地粮》初版才印五百本。他曾在日记中说：“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大的妨碍莫若他的弟子们。”实际上，纪德却享受了现代作家中稀有的荣誉，即在世界文坛上论纪德与其作品的文字，在数量上远超过纪德自己六十年的创作。但一般批评家仍认为纪德是一位无从把握的作家。他永远在更新，永远在求解脱。自从他一生的日记发表以后，世人对于他的生活，思想与艺术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然而，他生命戏剧中最曲折的一部分仍然是个谜，即他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呢，纪德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

研究纪德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其根据的。纪德虽然享誉世界文坛，但他的夫人从没分享过他的名望。直到今日，没有发现过她的照片与纪德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在一九三八年纪德夫人逝世以后，一般人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名，只知道纪德在他作品中所给她的那个象征性的名字“以马内利”。而且，在纪德晚年，谣传他在法国南部有个私生女。纪德的日记自一九二六年以后，也常常提到“小凯莎琳”。纪德夫人逝世以后，“小凯莎琳”才露面，酷似乃父，风姿动人。在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那父女俩的照片曾在报上刊出，而那时的纪德就要抱外孙了。在那以后，

才知道“小凯莎琳”生于一九二三年，而她的母亲是画家雷萨伯的女儿伊莉莎白。

现在，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纪德的《遣悲怀》便是他一生悲剧最好的注解。这本书包括纪德对他夫人的一篇悼念的文字，以及一部分有关他夫人的日记，全书哀思凄楚，充满了自我谴责与自我辩解。这本书仍保持着纪德一贯的特点：真。“我认为如果受人憎恨的确是自己的真面目，倒也远胜于受人爱戴的却并非真是本人。”纪德如此说过。由《遣悲怀》这本书中，我们了解纪德夫人不仅在纪德的情感上占有最崇高的地位，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与作品。他许多小说中的女主人翁，多多少少可说是纪德夫人的化身。《窄门》的阿丽莎即其一例。纪德自认为“自身中最高的一切无不以她为依归”。他虽竭尽所能使她快乐，但他们俩都未曾快乐过。写尽人生诸相的纪德，对于自己这一幕婚姻悲剧也始终感到惶惑。《遣悲怀》是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年（一九四七）出版的，最初只印了十三本，书上印着各受书者的名字。直到纪德逝世以后几个月，才有人遵照作者遗志，将这本书公诸于世。

纪德与梅德琳（现在我们可知道了“以马内利”的真名）是青梅竹马的玩伴，梅德琳是他表姐，年长两岁。梅德琳共有三姊妹，住在靠近诺尔曼海岸古费菲尔别墅中，她们那位小表弟常到那儿去玩。起初，纪德总嫌她太静，他们嬉闹的时候，她总是走开去看书，什么游戏轮到她头上，她总是微笑不语地放弃了。然而，一年年的过去，纪德对他表姐的情绪逐渐转变了，反而喜欢她那凝重含蓄的气质。在他十二岁，她十四岁那一年，他知道了一件秘密，因此而了解了梅德琳沉默的忧郁。原来梅德琳曾经发觉她的母亲不贞的行为，她遭受那个打击之后，小小的心灵便担